

大院里的小路

文/王秀昌



雪乡暖屋
摄/王田

岳西的云

文/袁敏

说实话，以前并不知道岳西。

也算走南闯北的我，并不太喜欢追逐人们眼中的名胜古迹，反倒更愿意探寻那些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。这些年，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四川……去的都是被人忽略的犄角旮旯。每每有惊喜的发现，却总是无人喝彩，只有自己的一双眼睛，在和天地自然的对视中，默默交流彼此的存在。

这次到岳西，是因为网上结识的摄影家“月光下的江南”。最初引起注意是因“江南”二字。掌门文学期刊《江南》九年，我已和江南从以前的血脉相连，到今天的生死相依。无论何时何地看到“江南”二字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连。于是，走近了“月光下的江南”。

“月光下的江南”告诉我，她虽然对江南爱不够，拍不够，但她更爱自己的家乡岳西，她觉得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就像一颗藏在深山中的翡翠，一年四季散发出不同的光彩。

深秋，大别山林层尽染。“月光下的江南”频频来信相邀，说那儿的红叶一定会让我沉醉。

抵挡不住深山红叶的诱惑，我去了岳西。

没想到，真正带给我意外和惊喜的，不是大别山的红叶，而是岳西的云。

多少年来，我对云始终有一种别样的情感，无论是清晰的云朵，还是混沌的云海；无论是飘忽变幻的云彩，还是斑斓绚丽的云霞，于我都有深意。

1982年，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天上飘来一朵云》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。那一年，我28岁，是浙江省第一个在巴金先生主编的《收获》发小说的业余作者。浙江日报采访我的记者问：你会给小说起这样一个题目？

1976年，轰动全国的“总理遗言”案让我们全家遭受了一场深重的劫难，我的父亲、姐姐、哥哥都被逮捕入狱，母亲遭受这一沉重打击后病重在床。我当时才二十出头，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工人，也被公安局几番传讯后软禁在家。四周布满便衣警察，家里的电话线也被掐断了，我们不能和外界联系，亲人们不知道关押在哪里。

那时候我唯一能和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的，就是母亲房间向阳的几扇窗户。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飘在天上的云……我会和云悄悄地说话，云也会拂去我心头的忧伤。是云陪伴我捱过了那一段令人恐惧和悲凉的日子，是云排遣了我心中的寂寞和空落。

我发表在《收获》的小说讲述的就是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，落笔前，我就感到天上有一朵云彩向我飘来。《天上飘来一朵云》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就从脑海中流淌出来。

这次到岳西，文友们希望我讲讲《重返1976》，我想，那就讲讲我和云的故事吧。

没想到，就在那天傍晚，在一条街的拐角，突然地，不经意地，完全没有预料地，我看到了天边排山倒海波澜壮阔地向我扑来的云。

那一瞬间，真的是惊艳！有一种被不期而至的美一下子击倒的感觉。

最初是一行行如排列的士兵般整齐的云絮踏步走来，又柔软，又坚韧，像挽着臂膀的白色屏障，把小城的楼盘屋宇覆盖上一层温馨柔软的纱幔，小城的浪漫情怀在纱幔背后无声地流淌。

慢慢地，远处的蓝开始悄悄后退，天际的白无言地迅速聚拢，蓝天和白云在相拥之后又惆怅地

分开，湛蓝变成了深蓝，纯白变成了乳白。

没过多久，云呈放射状地从远山背后腾空而起，炸裂开来，由密集趋松散，像白发魔女在风中飞扬开来的长发，又像层层海浪呼啸着蹿上蓝天。

不知不觉地，白色的云被金色的晚霞渲染，金红色的火烧云让渐渐黯淡下来的天色重新变得透亮，远处像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臂，举着丛林般的火把，由远而近，由淡而浓，由轻薄变浓烈，由疏朗变紧致。

还没容我欣赏够，金红又变成了深灰，闪电般的白光穿透厚重的深灰的云层射出摄人心魄的光束。我被这样的云惊呆了！那种刺破云层的力量，在我心中划过一道战栗。一刹那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：有缝隙，就有光亮！

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，最壮观、最有气势、最令人震撼的云；也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看到的，最直接、最赤诚、最敞开心扉的云！

我觉得岳西的云一下子就裸露了岳西的魂，没有虚以委蛇的铺垫，没有九曲回廊的周旋，壮怀激越，一览无遗；满腔热血，一抱情怀！大别山孕育的儿女们的热烈、真诚、爱恨情仇一目了然。

因为曾经从劫难中走出来，所以特别能感受到心的温度。我从岳西的云，触摸到了岳西的脉搏和心跳，读懂了岳西的品格和气质。岳西的血是热的，心是暖的，岳西的怀抱是可以承接苦难的！

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忘却岳西的云。■

机关大院修了条小路，专门给人散步。这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。

城市发展很快，中心城区适合散步的地方越来越少。眼瞅着拆了一片房，转眼却见大楼起。我只能在马路上逛了。起初还边走边瞧瞧热闹，没几天，就被道路的拥挤、喧嚣和汽车的尾气打回老家，散步的兴致完全没有了。我只能猫在家里，实在想动一动，便在小屋里兜圈子。

我所在的“衙门”规矩较多，常常久坐不动，整天盯着电脑，身体机能下降得厉害。曾通过科学仪器测量我的身体素质。测下来，体质比我的实际年龄大了5岁。于是上班的间隙，就想着在院子里散散步。大院的地盘不算小，路也很宽敞。有几千号人在上班，不少人还是配了车的，路上常常人头攒动，和大街上一样拥挤，让人没有散步的心境。

早就希望大院里能有一条小路，让蜷缩于桌前的人可忙里偷闲。忽然真有了——一条小路，我怎能不高兴呢！

小路藏在一个原生态的园子里。里面有水杉、丹枫、香樟等，树都有些年头了。春天来时，各色花儿竞相开放，让人心里充满了希望。秋意渐浓，这里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银杏叶、红绿相间的榆树叶，无处不透着成熟的美。这是个很适合散步的地方。可由于里面没有路，很少有人进去。在机关，着装一般比较正式，蹬着锃亮的皮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里面走，确实有点不方便。所以，就算再好的景，大家只站在高处，远远地欣赏着，看花开花落，看叶绿叶枯。现在好，可以轻松地在里面走了。

园子面积不大，为了让小路长起来，不至于走几分钟便无路可

走，建设者把小路修得曲曲弯弯，似一个迷宫。我走过一次，顺着小路走完园子的角角落落大概需要20分钟。走两遍，40分钟，便有了锻炼的效果。小路不宽，刚容得下两个人并排走。午饭后，三三两两的同事或并肩、或前后在小路上同行，不时听得到欢声笑语。大院的人似乎都喜欢上了这条小路，喜欢沿着它散步的感觉。

我更喜欢小路的曲折通幽，它引着我走到树丛深处、草地中间，远处的喧嚣声隐隐约约，却不影响我享受片刻的宁静，我的思绪也随着小路百转千回起来。不远处的高地上屹立着我在里面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，站在小路上看，它是那么高大。其实楼并不高，只有三四层，由于小路处在低凹处，所以只有仰视才能见到。大楼在树叶的缝隙中时隐时现，庄严而厚重，透着点神秘。这楼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工作地点，我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，自信满满地走在通向这栋楼的路上。这路，如同风景名胜，人多，都想往前挤。可这一路我走得跌跌撞撞。如今，双鬓已生华发，不觉快50岁了。这么多年，在这条路上感受到什么？是得意、惆怅，还是无奈？细细思量，似乎曾经都有。还要在这条路上挤下去吗？这个年龄，实在挤不动了。逃离这条路？我不敢，走了这么多年，能往哪里去呢？我只希望这条路的边上有条小路，累了的时候可以散散步，足矣。

冷空气来了，大院的小路被落下的树叶铺得金黄，风起时，几片树叶打着旋从身边飘过。我只管低头散步，不去想落叶的飘零。

大院的小路上，我锻炼着身体，体味着人生。■

岁末

文/麦阔

暮色正在向着深处降临……

丁蜀镇蜀山，东坡路北侧南街，光线，要比街外暗黑许多。晴好天气，低低的石板路上也会泛出一种湿湿的光亮——湿亮的黑。让人错觉，有一场毛毛雨刚刚在这里飘过。

明清年代的建筑，楼上楼下两层的高度，格子花窗，静默，衰败。楼下的房子，有几间仍然用来做店面，出售小鞭炮、烟花、牛筋、彩带，都是小孩子喜欢的物件。晚间打烊时还是上长长的木踏板门，夹杂在一间又一间窄长幽深的居民住宅或庭院中间。黄色的灯光一样昏昏。

住在老街的居民，多数是从外地到此租住的打工族，大部分来自河南、四川。而真正的房主，则更多住在离老街不远处的新居楼房里。

住在南街的少数房主，也大多是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，住在和他们一样苍老甚至更为苍老房子里，他们不舍得离开。曾经青春和梦想的已逝光阴，在这里的空气中，到处都能嗅到。

勤俭的外地女人人生起炉火，袅袅的青烟弥漫在暮色中的街道上空，缠绕黑瓦、木格窗。几个十来岁左右大小不一的孩子，围靠在老街的某处墙角，一起悄悄说着什么，能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共通的隐秘快乐。

果然，身后冷不丁响起了几只小炮仗先后的“啪啪”声，把人吓了一跳。孩子们在我们流露的小小惊吓中，笑声更欢畅了。老街的皱纹似乎都在这样的一刻得到了舒展。炮仗炸放以后的特有气息充斥在空气

里，这是节日的味道，除夕的味道。

古旧的蜂窝炉或是锃亮的煤气灶台上，油已在锅里发烫，麻利的主妇将已洗净切好的菜及时地倒入锅中，“吱啦”的声音响彻老街。

石板路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。有鹅蛋青的、褚色的等等，厚薄大小均不一。踏着它们继续漫步向前，就会看到，在亮着灯火的民居或小商店之间，有空的黑色房子，紧锁的木质门上方，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：顾景舟故居，王寅春故居……那些现今已被世人称为紫砂工艺大师的人，他们都曾在这老街上住过，在这逼仄的小屋里住过。

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已在四周不断响起，暮色加重，有人家的四仙桌或八仙台上，盛装各色菜肴的蓝白瓷碗、砂锅汤已摆上来了，热气腾腾，香气弥漫；老式收音机里，正播放着苏州评弹、京剧……

依街而生的蠡河之上，有停泊在此过年的船只。大红的春联斜贴在船窗上，船身走道，这时已被勤快的船家主妇洗擦得光洁透亮。

背后的蜀山，此时，进入更深的暮色……

返身出来，近旁新筑的宽大马路，此时也已显得空旷，安静，已听不见如平日汽车、摩托飞奔而过的疾驰之声……

这些年，在丁蜀镇过除夕，晚饭前去南街闲走游看，似乎成了一个习惯——在那里感受新一年的来临——既寻常，又似乎有着无尽的、说不出的新颖……■